

晴時多雲偶陣雨

序

有人說，青春就像是一場驟雨；身在其中時只感覺得到雨水打在身上的力道，以及躲不掉的渾身濕透。

但是一旦抽離那場雨，我們往往只記得當下的瘋狂，自己曾經多麼厭惡雨水的濕，曾經多麼期待陽光的暖，全都從我們的記憶中消去。

留下的，只有再也回不去的，由記憶所組成的那場大雨……

第一話當烏雲密布

凌亂的書桌被堆疊的書籍佔滿，千野無埋頭在唯一可以書寫的狹小空間裡振筆疾書，趕工後天就要交出的近況報告。

漆黑的摺疊手機傳來震動，他頭也不抬地伸手摸向手機的位置，用拇指扳開了螢幕後才匆匆地瞥了一眼簡訊內容。

『明天一起去圖書館吧。』

默然地盯著這封簡訊，千野將目光移向自己面前那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報告，輕嘆口氣。

『幾點見面？』

『九點半吧，中午一起去貓咪咖啡館～』

幾乎秒回的速度讓他再度嘆息，對方把手機握在手裡的模樣浮現在他的腦海裡；伸手揉了揉隱約發疼的太陽穴，千野瞥了眼牆上時鐘的時間。

「又不用睡了……」

把手機擱回一旁的角落，千野抓了抓自己平順整齊的漆黑短髮，把有些遮到視線的劉海徒勞無功地往右撥，開始他今夜的挑燈夜戰。

*

七月的艷陽高掛在無雲的天空，一身黑色外套的千野倚在圖書館外頭的金屬欄杆上，一雙手隨性地插在牛仔褲的口袋裡，表面有些髒掉的咖啡色背包斜背在他清瘦的身軀，細長而透著冷漠的眼眸淡淡地掃過每一個路人。

「對不起，等很久嗎？」

氣喘吁吁地跑到千野面前，閑聖夜眨著明亮的水澄大眼望著眼前面無表情的千野，卻只得到對方一句：「有跌倒嗎？」

搖搖頭，閑輕輕地說：「沒有喔，我有注意看路！」

「吃過了嗎？」

「在家裡吃過了，波羅麵包配綠豆湯。」

「那是什麼詭異的組合……」

「咦，這樣很奇怪嗎？」

面對閑那張充滿問號的天真表情，千野決定將此話題略過：「進去了。」

「嗯！」絲毫不覺千野的舉動很唐突，閑只是開心地跟在千野身後往圖書館裡邊走去。

一排排的書架上排列著年代不一的書籍，閑伸出手，用指尖輕輕撫過每一本書的書背，一邊低喃著上頭的書名；千野雙手改插進外套口袋，木然凝著身上穿著淡藍色制服外套的閑在書櫃間如同蝴蝶般飄移腳步。

「千野君，你不挑書嗎？」

「……妳看就好。」

對千野的平淡不以為意，閑從書架上抽了一本薄薄的書，興致匆匆地跑到他面前：「這本在講貓咪的事情喔！」

單手接過，千野看著封面印著手繪貓咪圖案的散文集，不怎麼熱絡地翻了幾頁便闔上書；把書交給他的閑並沒有注意到他的動作，繼續在書櫃間穿梭，用手將長度剛剛好及肩的中分短髮撥到了左耳後，任由另一邊的烏黑髮絲垂在泛著粉暈的臉頰旁。

「千野君對貓不感興趣嗎？」

「我比較喜歡犬科。」

「小狗我也很喜歡喔，但是大狗就會覺得有點害怕。」

「妳還是喜歡貓就好。」

「啊！但是狼犬那種我就真的沒辦法接受了。」

「……所以喜歡貓就好。」

「我跟千野君的喜好似乎完全不同呢。」

「一樣才奇怪吧……」

聞言，閑回過身來，微微傾著頭：「但是，不是說完全不一樣的兩個人才會容易被彼此吸引嗎？我跟千野君應該就是因為這樣才會遇見的。」

一番義正嚴詞卻充滿著羅曼蒂克的言論配上她天真無瑕的表情，令千野感到一陣艱澀的腦內迴轉，在過了幾秒鐘後依舊決定看著那說完話就不負責任地繼續遊走於書架間的身影無語。

「我去找書。」

「嗯！」

確認閑已經知道自己要稍微離開，千野才離開往他平時慣看的心理類別書櫃的方向走去。

當千野的身影消失於視線範圍，閑才將目光放回書架上的書去；一個月前，千野也是這樣靜悄悄地來到她的面前，話不多的千野意外地讓她感到安心。

被自己的同學們莫名的排擠、自從開學以來都是一個人的她，在圖書館遇到了千野。

「喂，那不是那傢伙嗎？」

「真衰，連到外面晃都會遇見她。」

「肯定又是去圖書館吧，她也只適合待在那樣死氣沉沉的地方。」

「但是我們不也要去嗎？為了那什麼麻煩的心得。」

「真是，老師們盡出些莫名其妙的作業浪費學生的假日，還讓我看到髒東西。」

她並不介意他們所說的話，但是依舊有些小小的、微微的泛疼；她真的不懂，為什麼自己明明什麼都沒做，卻總是被他們指指點點。

「喂，那邊那幾個，吵死了給我閉嘴。」

當她回過神來的時候跟前已經站了一個人，高她一顆頭的千野令她不得不抬頭仰望，他左手插在口袋裡、右手拿著一本書遞給她。

「這個……」是她正在找的書目之一。

「給你，剛剛才還回來的。」

接過書，抬起頭想道謝的瞬間，千野已經自她眼前消失。

「找完了嗎？」

「嗯，都找到了。」閑將自己手中環抱著的书稍稍抬高了一點，卻因為重量而無法舉得太高；千野單手接過閑手上的書，輕鬆地用身體和手臂之間的空隙夾著它們往櫃台走去。

「借書卡。」

一攤手向她索取證件，閑動作輕緩地如同過於用力便會使東西破碎，將卡放在千野不怎麼寬大的手掌心。

借了六本書卻只有兩本書交回閑的手裡，千野將另外四本較為厚重的書放進自己的側背包中，動作迅速地讓她沒有機會拒絕；默默地把剩下的兩本攔進自己的麻紗提袋，閑才發現千野已經佇立在圖書館的玻璃大門外等待。

「千野君，走太快了。」大門在她伸出手之前便已經被打開，閑有些小小不開心地低語。

「……」待閑走出後才放手讓門自動關起，千野似乎沒聽見般：「咖啡館已經開始營業了。」

為千野忽視自己的抗議而感到些許賭氣，雖然閑依舊跟在他後面走著，卻沒有像平常一樣加快速度讓自己跟上他。

低頭悶悶地生著氣，令她過了一陣子才發現千野不知何時開始便一直在自己旁邊緩步，與自己齊肩併行。

「照妳這種速度，走到那裏剛好客滿。」

「那就換別家啊。」

聞言，千野瞥了她一眼繼續走他的路：「……附近只有這家店有貓，傻子。」

愣了一會兒，閑不知不覺間停下了腳步，眨巴著那雙大眼盯著往前走的千野看；注意到閑沒有跟上而停下步伐，他側過臉挑眉：「喂，預約時間要過了。」

「……嗯！」大力點頭，天真的笑容重新浮現她粉紅的雙唇，追上了眼前那黑色的身影。

第二話 當雨珠落下

悶熱八月的午後陣雨，無數雨水在咖啡館的玻璃窗上流下一行又一行稍縱即逝的淚痕。

「千野君要參加比賽嗎？」

「被推上去的。」

「好厲害啊！可以被其他人推薦去參賽，每次我舉手他們都不理我呢。」用充滿崇拜的眼神望著坐在自己對面、正把奶精倒進黑色咖啡液的千野，閑的語氣帶著孩子般的雀躍。

相對於閑的興奮，千野的表情平淡宛如一副無表情的面具：「讓妳參賽，特優得獎人的名字永遠都會是妳。」

「才不會呢！」

「完全不具說服力。」抿了一口冒著熱氣的香醇咖啡，千野把盛著咖啡的精緻瓷杯推到一邊，已經刻了好些文字的筆記本平穩攤在有著漂亮木紋的桌面上，他提起筆繼續沙沙地寫著。

見千野似乎已將全副心力安在他筆中的世界裡，閑也不再打擾，安靜地從提袋中拿出她習慣性隨身攜帶的書籍開在桌上，伸手將長度已經留到鎖骨的黑髮全數挽到左肩；粉嫩的櫻色薄外套下，

白色的短袖上衣襯出櫻花般的粉，纖細的鎖骨淺淺地露出短短半截。

閑用手輕輕托住她細緻的下巴，天生修長的睫毛修飾著她水潤的雙眼；陰鬱的陽光自灰厚的雲層縫隙中掙扎並投射進咖啡館中，經過玻璃與水珠折射後的光映到閑的身上，宛如一幅寂靜的畫。

偶爾，千野頓下提筆的手去端起咖啡啜飲，而閑不時輕輕替面前的書翻頁；時間在兩人沉靜的互動中流動，畫面彷彿定格在那裏。

「千野君。」

木然抬頭，閑在他喝空的瓷杯中倒入微冒熱氣的淺褐色茶液；空氣中瀰漫著柚子的香氣，她將盛著柚茶的杯子推到他面前：「喝喝看。」

「……」停頓了一下，千野才端起杯子，把茶液送到自己唇邊，再緩緩把杯子擱回杯盤上。

「好喝嗎？」

「……能接受。」

「不喜歡水果茶嗎？」

「還好。」

「第一次喝嗎？」

「第一次。」

「我很喜歡喔，柚子的香味。」閑用雙手捧著透明的玻璃杯，茶面浮著柚子的果肉碎片，唇角揚起甜美的笑意。

千野將視線自閑身上移開，漠然端起瓷杯，再度抿了一口；柚子的甜味，在他口中，緩緩散開。

「千野君的生日是下個月吧？」

「嗯。」

「有特別想要什麼禮物嗎？」

端著茶杯的手頓在空中，幾秒後隨即讓瓷杯安然回歸擦得光亮的杯盤上；千野看回面前的筆記本，右手再度提筆：「……沒什麼特別想要的。」

「那千野君喜歡什麼呢？」

筆尖剎那間停在白紙上，黑色的墨自筆尖與紙面接觸的那一點上暈開；他抬頭看了一眼傾頭等待他回應的閑，數秒後把視線擺回桌前的本子上：「……黑色的東西。」

「為什麼千野君那麼喜歡黑色呢？」抿了一小口柚茶，那雙清澄的眼微微地眨了下：「我覺得千野君也很適合白色啊。」

「……」

「嗯？」沒聽見千野的低喃，閑特意湊近了一些，對方卻彷彿剛才完全沒開口過似的，繼續他的創作工程。

是我聽錯了嗎……

她方才似乎聽見千野低聲說，白色是屬於她的顏色……

*

十月的雨落在逐漸冷去的大地，在玻璃櫥櫃前輕輕彎著腰的閑已經穿起一件有些厚度的純白針織毛衣和黑色的貼身褲，一旁站著的千野的身上卻依舊是夏季那件黑色連帽外套，雙手隨性地插在口袋裡。

望著擦得明亮的玻璃櫥櫃裡那些五彩繽紛的精緻蛋糕，閑疑惑地望向身邊站著的千野：「千野

君喜歡吃蛋糕嗎？」

「……還好。」

見對方依舊掛著木然的表情，閑微微傾頭：「那為什麼要帶我來這裡呢？」

「……妳要兔子還是小狗？」把視線從閑的身上撇開，千野望向她面前那兩個用巧克力與彩色奶霜裝飾而成的造型小蛋糕。

「嗯……都不要。」

玉手比向另外一個上頭鋪了焦糖咖啡豆並灑滿苦味可可粉的小蛋糕，卻引來他眉頭的微皺：「妳確定要那個？」

「千野君喜歡咖啡不是嗎？」

「……這是妳的生日蛋糕。」

「咦？」

「……十月三十一日，是妳的生日。」

水澄的大眼頓時充斥著驚異，閑不自覺站直了身子面向目光始終在櫥櫃上流轉的千野，粉唇微啟卻無法出聲。

屬於她的十月三十一日，已經被人遺忘幾次了呢？

她的視線悄悄地模糊了。

「我想要……和千野君一起吃，我的生日蛋糕。」清秀的臉上揚起天真而喜悅的笑容，閑指著咖啡蛋糕：「所以，我要這個。」

深邃的眼撇過放置於蛋糕前的名牌，千野走到櫃檯前點餐的同時，閑已經在店裡找了位置先行坐下。

「咳咳……」似乎是吸入了過多的冷空氣，閑隱約感覺喉間有些刺痛，雙手摀住口鼻讓自己呼吸稍微溫暖點的氣息，喉嚨才覺得好些。

方才的咖啡色蛋糕出現在閑的面前，在她看向在對面座位坐下的千野時，一杯白色的熱飲杯也被擱到她前頭。

「這是？」

「……檸檬桔茶。」伸手將包覆於蛋糕外邊的塑膠薄片抽起，千野連眼也不抬一下：「喝了會好一點。」

愣了一會兒才理解對方的話，閑雙手捧起桔茶小口啜飲，在茶液滑過的瞬間，喉嚨的刺痛感便稍稍消除了一些。

「謝謝。」

「……不客氣。」

「我們來吃蛋糕吧！」把杯子放在一旁，閑拿起小叉子切了一小口遞給千野，卻被對方輕輕推回：「妳先吃。」

想到了自己身為壽星的身分，閑聽話的把蛋糕送進自己的小嘴裡邊，綿密的咖啡奶油與巧克力在她嘴裡散發濃濃的甜味。

「生日快樂……聖夜。」

突如其來的祝福令閑有些措手不及，她睜大眼看向千野，對方卻始終懸著那副冷然的臉，彷彿自己剛才什麼也沒說。

含著一抹羞怯的甜意，閑替千野切了一小塊蛋糕：「千野君也要吃。」

雖然面前接過叉子的千野始終木然，卻有株翠綠的嫩芽，在她心中悄然生起。

第三話 積雨粼粼

十一月，綿細雨中帶著無法閃躲的寒意，千野不怎麼寬大的身子替面前的閑擋去了大部分的冷風；一手提著熱燙的外帶烏龍麵，千野伸手將落在閑髮際的小雨珠輕柔撥去，口袋傳來手機的無聲震動。

「千野君要進來嗎？」隨手整理著冬季的深紅色格紋百褶裙，一身深海藍的厚重冬季制服反而讓閑更顯清秀。

「不必了。」

鄰近期末考，閑開始了到補習班自習的日子；原本一同前往咖啡館的行程，變成了陪同買晚餐且走去補習班。

「我們的自習室是對外開放的喔。」

「……會分心。」

「千野君可以盯著我呀。」

「……我還有事要處理。」語畢，千野看著面前的女孩對著自己微微歪頭，眨巴著那雙水潤而天真的眼眸：「是什麼事呢？」

「……妳快遲到了。」將烏龍麵交到對方冷冰的小手，眉頭不著痕跡地皺了一下，把她推向補習班大門。

「千野君再見。」不疑有他，閑提著晚餐腳步輕盈地走進燈光明亮的補習班；一頭烏髮自然地垂在後頭，長度已經接近背部中央。

「為什麼想留長髮？」

「因為有一次千野君說長髮比較適合我啊。」她甜甜地笑著。

「那為什麼忽然穿制服？」

「因為……」她抬頭凝望他：「千野君好像很喜歡看女生穿制服的樣子呢。」

已經看不見對方的身影，他邁開步伐走回漆黑的街道，拿出手機刪除方才收到的簡訊。

『你該結束這場鬧劇了，快回來。』

一旁路燈的光將千野的影子拉得很長，彷彿與四周的黑連結成一條不可分離的線。

*

「咦，千野君要休學？」

「……嗯。」

「為什麼呢？」

與剛從補習班出來的閑一起走在街燈照耀的紅磚道上，千野的臉看不出任何一絲情緒波瀾：

「……有事情需要我處理。」

「是……家裡的事嗎？」五個月來的相處讓閑心底已經有些猜測，每當提起與家庭有關的話題，千野便會用稍微強硬的語氣結束對話；她的腦中閃過一個她從來沒有想過的念頭，因為那對她而言，是一件無法承受的事情。

沒有回覆，千野彷彿沒聽見般地逕自往前走，身旁的人卻停下了腳步。

「……閑？」發現閑的不對勁，他停止步伐側身望著對方，被寒風吹得蒼白的小手揪緊了手提書包的提帶，力道大到看得出皮膚的泛白。

「還能……見面嗎？」下決心般將剛剛低垂的頭抬起，晶瑩的淚光氾濫在她圓潤的雙眸：「我還可以……見到你嗎？」

不同學校的兩人，僅僅只有放學後的短短幾小時與假日可以相處；這五個月，她雖然感覺得出千野似乎一直在隱瞞著自己，卻也什麼都不問。

是在害怕什麼呢？

深深嘆了口氣，千野走到低垂著頭的閑面前：「抬頭。」

倔強地不肯聽話，她使勁地低著頭表達著此刻自己心中躁動的不安，盯著自己腳上所穿的黑色皮鞋不放。

「總有一天，我會離開。」

「……」

「到一個妳再也見不到我的地方去。」

「……」

「很遠，遠到任何人都找不到我。」

「……」

「但是在那之前還有一些時間。」

聞言，閑緩緩抬起頭，眼眶裡的淚因此滑落下來。

「……聖誕夜，空下來給我。」

「為什麼呢？」

「那是我第二喜歡的節日。」

「那最喜歡的節日呢？」

「……回家吧。」彷彿只是舉起手揮了一下，千野冰冷的指尖擦去閑眼角的淚，輕柔地將對方被風吹亂的髮絲撥齊。

「嗯。」即使自己的問題再度被千野淡然帶過，她也不在乎了；此時此刻，站在身邊與她並肩行走的人是否隱瞞她實情，是否真的過不久就會離開，也已經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千野在這一秒鐘依然存在，替她擋著寒冷的風，和她一起走在這條已經走了無數次的街道。

「千野君。」

「……什麼事？」

「我……很喜歡千野君。」

「……」

「所以，如果千野君真的要離開了，請一定要和我道別喔。」

步伐一頓，千野看著逕自往前走而沒有回頭的閑，冷凝的眼浮出一絲溫度，卻同時閃過一陣掙扎。

「我不會回頭的，因為千野君總是會走在我的前方要我跟好，要是回頭的話就會跟丟的。」像是在對自己說似的，閑直直地往前走著，粉嫩的雙唇浮著一抹夾雜悲傷的微笑。

「……聖夜。」

呼喚聲令閑停下腳步，卻遲遲不敢回頭；她怕，這聲呼喚帶來的是她不想聽見的……

「跟好我。」

還沒會意過來，只見千野已經闊步走到她前頭，在她還愣著的時候回頭盯著她：「喂，最後一班車快開了。」

「……嗯！」踩著有些不穩的腳步，閑追著前方已經繼續往前行走的千野而去，那股不安縱然使她心痛，卻也同時清楚地感受到。

自己的心，正為了某個人而努力的跳動著。

第四話 當雨雲漸散

米黃色的透光紗帳被金黃色的細繩繫在一旁的白色裝飾柱子上，隱約形成一個獨立的空間，華麗的白色沙發椅在淺咖啡漆木桌兩邊對立；桌面上淺淺的木紋在燭光下若隱若現，一旁的玻璃落地窗將飄渺恍惚的夜景盡收眼底。

坐在這獨立的空間裡頭，閑一手輕托著下巴，欣賞著窗外的街道燈光閃爍。

烏黑長髮挽成簡單的公主髻，嫩紅色露肩洋裝襯出肌膚的白皙；純白色針織披肩遮住原本大範圍露出的香肩，些許垂散的髮絲使她更顯得如畫般的氣質。

「抱歉。」

抬眼即見到千野微喘地在面前的沙發坐定，黑色大衣隱約看出有些浸濕，黑髮上水珠零散。輕手輕腳地從包包裡拿出淡藍色手帕，伸手越過桌面替千野擦去臉頰和下巴的水珠：「沒關係。」

「……謝謝。」

「剛剛在工作嗎？」

「……嗯。」

收回手帕，閑眨了眨那水澄的眼，漾起單純的笑：「這個座位好特別呢，把簾子放下來就像跟外面隔絕了一樣。」

「嗯。」

「點餐吧！」甜甜地笑，閑拿起擱在一旁的菜單輕輕翻開。

點完菜，服務生俐索地收起菜單，將紗帳拉上後才離開；整個空間瞬間只剩下他們兩人，閑望著面前已經拿出紙筆放在桌上的千野，看著他雙眼專注在密布文字的紙面上的神情，恍然不再有學生的稚氣。

「在忙什麼呢？」

「……小說。」

「描寫什麼呢？」

「……殭屍。」

「千野君好喜歡那些可怕的東西。」

「……因為我討厭規則。」

「千野君不喜歡遵守規則嗎？」

「……不怎麼喜歡。」

「為什麼呢？」

筆尖一頓，千野抬頭迎向閑的目光，一會兒之後才移回桌前的紙上：「……最近怎麼樣？」

「還是一樣，不過分班了，交到了幾個好朋友喔！」

「嗯。」

「最近家政課在做手工藝喔，對了！」從包包裡拿出一條米黃與白色交織而成的圍巾，閑遞到

停下動作的千野面前：「聖誕快樂！」

伸手接過，柔軟的觸感將溫暖傳到他的手掌：「……妳織的？」

「嗯，不過不是千野君喜歡的黑色。」

「……謝謝。」

「不客氣！」看著千野將圍巾收進背包裡，閑的粉唇漾起甜美天真的弧度。

「……妳……」

「嗯？」歪了下頭，她感覺對方似乎比平常多停頓幾秒才接話；接著，在她面前的桌面上，出現了一樣東西。

「好美……」

銅色的髮簪上，翠綠色與琥珀色的水鑽綴在墨綠藤蔓與葉片之間，隨著燭光搖曳而一閃一滅，亮晃晃的映進閑水潤的眼眸。

「這是？」

「……回禮。」

聞言，閑小心翼翼地拿起髮簪，原本開心的表情被些許尷尬取代：「但是……我不會用……」

沉默一陣，千野才揮揮手示意她坐到自己旁邊。

雖然不知道千野要做什麼，閑仍然乖乖起身坐到千野身旁，大眼眨巴的望著他。

「背對我。」

命令一下，她順從地照做，卻發現自己挽好的長髮瞬間披散下來。

「把頭髮稍微弄亂，整個捲起來到這裡，然後把它插進髮捲跟頭髮之間。」停下手，他望著髮簪在閑的黑髮上閃耀翠綠色的光芒：「妳自己感覺會不會太鬆或太緊。」

玉手摸了摸盤好的髮髻，閑轉向千野，小臉洋溢藏不住的喜悅：「不會喔！謝謝你，我很喜歡！」

「……嗯。」

「千野君。」

「……什麼事？」

「我可以叫你的名字嗎？」

話一出口便有些後悔，閑看著眼前的千野眉間瞬間閃過些什麼。

「……可以。」

彷彿過了一世紀，從同樣望著自己的千野得到意想不到的回覆；閑大力而天真的點頭：「謝謝你，無。」

「……回去坐好，餐要來了。」

「嗯！」

千野凝著對方相當乖巧的回到自己的位置，閑的一舉一動都看得出她心中滿滿的歡喜；向來看不出任何情緒波動的深邃眼眸，此刻卻搖曳著久違的柔光。

接著，於下一秒鐘被深遠的冷漠取代。

*

在人群喧鬧之中，他的視線冰冷地尾隨其中一人的腳步，亦步亦趨地隱身於人海，不使對方查覺任何的異狀。

那個人與他一樣留有一頭清爽整齊的短髮，劉海微微斜向右邊，黑色細框眼鏡更顯對方斯文氣息；一身深藍的制服穿在對方身上顯得清秀合身，俊臉上的微笑刺痛他的眼。

口袋裡傳來手機的震動，伸手摸到手機卻不是接起，他迅速按下關機鍵，震動頓時消失；快步縮短到距離那身影不到兩公尺的地方，他與那個人之間隔著一群與那人同校的少年。

「對了，之前不是有個女孩子喜歡你嗎？」

「有嗎？」

「有啊，去年在返校日和你告白的那一個，你這傢伙該不會忘了吧？」

「我真的不記得了。」

「居然完全忘了人家，聽說她沒過多久就死了耶，搞不好是因為你喔。」

「怎麼可能是我害的啊。」

「也是啦，被拒絕要後果自負是常識之一。」

「不過她好像是個女強人，萬人迷御戶怎麼可能會喜歡那種兇猛的女人呢？」

「你們到底在說誰啊……」

交談聲此起彼落，他靜靜地跟在他們身後，彷彿與寒冷空氣融為一體；銳眼凝在被稱作御戶的人身上，閃過一絲嚴寒。

……十

「喂，我們要往這邊走喔。」

……九

「你們不去書局喔？」

……八

「明天再去也行啦。」

……七

「那明天見啦。」

……六

「御戶你要在這裡轉彎對吧？」

……五

「是啊，我先回家了。」

……四

「明天見啊，萬人迷。」

……三

他彎進被夕陽餘光照耀的巷弄，頸項瞬間一陣冰冷刺痛。

……二

溫熱的血浸濕了他凌亂的髮，恍惚的意識使他看不清眼前佇立著的黑影。

……一

刀刃筆直陷進胸膛，冰涼金屬吸收他狂跳心臟的熱度，結束心室的收縮。

「你不可以恨他喔……」

夕陽的餘暉逐漸照不到地上的身軀，灰暗的陰影壟罩倒在自身血泊中的御戶；原本映在他墨瞳中的黑影，只餘下一如往常熟悉的街景。

瞧著電視螢幕上頭不停播報一件高三生在返家途中遭人割喉刺胸身亡的事件，閑輕輕地道：「那個人好可憐。」

頭也不抬，千野木然：「……死者嗎？」

「不是，我是指兇手。」

停下手中正幫閑做試卷訂正的筆，千野面無表情卻稍稍揚高了眉：「……兇手嗎？」

「通常會這麼做的人，心裡都有無法壓抑的悲傷喔。」水澄的眼輕眨，閑傾頭望向盯著自己的千野，烏黑髮絲垂落肩膀：「因為無法壓抑，所以只能殺人來發洩心中滿溢的情感。」

「……」沉默一陣，他將視線收回，手中的紅筆繼續著未完的工作。

玉手托住細緻的下巴，閑不怎麼在意試卷上的滿江紅：「無下午有想要去哪裡？」

「……妳想去哪裡？」

「我想去無的家。」

潔白試卷上瞬間多出一條筆直的紅色岔線，千野抬頭挑眉：「……我家？」

「嗯！」

朝他投射而來的目光滿載著極度明顯的興奮與期待，千野默默用修正液把方才那一條紅線消去：「……一個客廳一個廚房一間浴室一間臥室。」

「我不是想看那些！」

清秀的小臉上寫滿不開心，閑抿著粉唇，大眼毫無殺傷力地瞪著對方；一陣對視，千野嘆息：「……看完就走。」

「好！」原本的不悅被歡喜替換，閑凝著繼續替她訂正考卷的千野，心裡滿滿的都是天真的期待。

*

整齊的客廳、簡單的廚房、乾淨的浴室，千野坐在自家的亞麻布沙發上，看著閑像貓似地在家裡面好奇穿梭瀏覽。

「無是一個人住嗎？」

「……嗯。」

「可以看你的房間嗎？」

「……那邊那間。」

「好～」興奮地往千野所指的方向而去，小腦袋想到什麼似地回頭：「無不來嗎？」

「……不用。」

「可是直接進別人房間不太禮貌。」

水澄的眼不死心的直直凝望，讓千野默然站起身走到自己的房門前替對方開門：「……請進。」

四面牆壁有兩面被放滿書的書櫃占滿，整個房間因為書櫃與書桌、床鋪緊緊相鄰而顯得有些狹小；閑在灰色的床鋪上坐了下來，看見自己送與千野的圍巾被擱在床頭，唇角揚起一抹羞澀的微笑。

倚在門緣，千野淡然看著在自己床上東張西望的閑，視線從她細長的睫毛下移到髮間露出的頸項，到了小巧的胸再流轉至修長的腿。

「怎麼了嗎？」

「……看完就走。」

「你覺得不自在嗎？」

「……沒有。」

「那……」似是閃過些念頭，閑白皙雙頰浮出淺淺的紅：「無會想撲倒我嗎？」眉間一皺，黑眸瞬間睜大又恢復平靜：「……不會。」

「為什麼呢？」

「……妳希望我這麼做嗎？」

聞言，閑靜靜地凝望千野：「如果……我希望呢？」

本應只是會得到否定答案的反問句，卻換來一個意想不到的回答；閑望著門邊至始至終面無表情的千野，聽見自己的心跳一次比一次跳得更快，沉默地等待對方的回應。

許久之後，千野的聲音劃破寂靜的空氣。

「……這個如果，不能存在。」

留下這句話，千野欲轉身離開閑的視線範圍。

「為什麼呢？」

停下腳步，他側過身看著那張寫滿失落的小臉，放置膝上的纖細玉手緊緊交握：「無……有喜歡的人嗎？」

「……有。」

「因為這樣才說不能存在嗎？」

「……不是。」

「那是為什麼呢？」

面對閑眼裡的淚光，千野許久才撇開視線：「……他明白，自己跟那個人已經處在不一樣的世界；那個人可以毫無所懼的站立於光明之中，自己卻只能活在無盡的黑夜裡。」

「……？」

對千野的話感到茫然，然而對方卻只是默然轉身，留下她獨自一個。

*

把閑送到家門口前的巷子，千野望著面前心情明顯失落的人兒，無語地將提包交還給她。

「什麼時候能再見面呢？」

「……這次，會很久。」

嬌小的身子一顫，閑咬著粉唇：「要多久呢？」

深邃的眼中掠過一絲蠢動的陰影，他將使勁握拳的右手隱於對方看不見的角度：「……聖夜。」

「什麼事？」

「……收好。」

遞到閑眼前的是兩本有些厚重的筆記本，一黑一白，黑色的那本封面上印著白色鑰匙，白色的則印著黑色的鎖：「……從黑的開始。」

「好。」將兩本筆記放進提包中，再抬頭時已經只能見到千野逐漸縮小的背影；夕陽已經落下，她看著千野快步走進漸深的夜幕，卻沒有勇氣出聲叫住他。

然而，在她轉身走回家的那一瞬間，一隻手自巷口掙扎般伸出，下一秒鐘隨即無力地啪嗒一聲掉在地面，緩緩被拖行直到消失於轉角。

*

雷聲轟隆打在暴雨的大地，銀白色的閃電劃破漆黑的夜空，將宅內的一切一瞬間照得慘白。

「……為什麼……」

倒臥在紅色地毯上的女人，表情痛苦地瞪著直直站立於自己面前的清瘦身影；她的胸膛被俐落切開，裡面的腸子正混著鮮血緩緩從切口流淌到地毯，浸濕了她所能觸及的一切。

「……我警告過你們。」

女人的雙眼因劇痛而張大，嘴裡湧出大量鮮紅和掙扎話語：「你是、因她墮落……」

「……同樣的方法對我無效。」

「你明知道、你姊姊、千是……為了那男人才……」肺泡已經被溫熱的鮮血浸濕，女人只覺更加難以呼吸，逐漸混濁的意識猛地掠過一張清秀的臉龐：「你是……為了她、才……」

「……我警告過你們，不要觸犯我的逆鱗。」

恍然間懂了什麼，女人用盡全身力氣擠出一抹嘲諷的酸笑：「結果、你跟……你姊姊一樣……為了愚蠢的愛、放棄尊嚴……」

「……你們不擇手段抹消我們的人性，只為虛榮。」黑眸盯著躺於血泊中的女人，閃電的慘白照出他滿身的鮮血：「……我們地獄再見。」

含著極度諷刺的笑容，女人在他的面前吐出最後一口紅豔，雙眼隨即失焦；黑木書桌上頭，一張白紙正靜靜地躺在那兒，紙面上密密麻麻寫著一些身家資料和謀殺成功的交易金額，目標姓名那一欄被潦草的寫著：閑聖夜。

終話 仰望無雨晴

待閑終於把瑣碎的事情處理完，時針已經指向十點，坐在床沿正準備躺下之時，腦海浮現千野交給她的那兩本筆記，便起身從提袋裡拿出了筆記本，坐回床邊。

翻開黑色筆記本的第一頁，上頭布滿她所熟悉的、千野有力而潦草的字跡，閑自此開始一頁頁讀起，漸漸發現那裏面的一切似乎都透著那樣隱約的親切感。

「……如果我不是妳所認識的那個人，妳會怎麼樣？」

「不管你是誰，我都是你的朋友喔！」

男主角是個沉默寡言的人，而女主角卻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少女；閑不自覺地把千野和自己投射到男主角與女主角兩人身上，內心漸漸有了波瀾。

「……如果我必須殺人才能保護妳，妳還願意跟著我嗎？」

「如果是那樣，我願意一起承擔所有的罪。」

夜逐漸深了，她也逐漸明瞭了什麼。

「為什麼你總是那麼悲傷呢？」

「……我忘了怎麼微笑。」

眼眶漸漸濕潤，她的視線逐漸開始模糊。

「你的怨恨就那麼深嗎？」

「……這股恨意，連妳也無法消除。」

抹去多餘的淚光，閉小心翼翼地打開第二本，第一行卻讓淚水再也忍不住的自她眼眶滑落。

他明白，自己跟那個人已經處在不一樣的世界；那個人可以毫無所懼的站立於光明之中，自己卻只能活在無盡的黑夜裡。

用手摀住了嘴，豆大的淚一次又一次地滴落在她膝上的筆記本，在泛黃的紙上暈開藍色的墨。

如果說，他腦海還擁有那麼一絲的人性，那麼它一定與她共存。

因為她是他唯一僅剩的人心，是無法被任何人奪取的純白碎片。

「無……」低聲啜泣，閉無法克制自己的淚，同時感受著無比的痛楚；自己一直被她默默看著的事實，幸福卻帶著沉重的劇痛。

「你會回來嗎？」

望了面前的她一眼，他回道：「……或許不會。」

「我不要……」細碎的話語自她顫抖的雙唇發出，上頭的每一字每一句都狠狠刺痛她的心。

「我可以跟你一起走嗎？」

「……不行。」

「為什麼會這樣……」以往的每一刻，浮現在她的腦海；他的沉默是為了看顧她，他的隱瞞是為了保護她……

她從來不知道，原來他的心隱藏這麼大的悲傷，而自己卻粗心的從沒發覺。

「……如果我不在，記得照顧自己。」他輕輕撫著她烏黑的髮，拭去滑落於她臉龐的淚：「別哭……我喜歡妳笑的樣子。」

抵著下唇，力道大得幾乎使粉嫩的唇瓣泛白，她努力讓自己揚起一抹笑，眼眶卻被淚水佔據；眼淚使她的視線始終模糊不堪，因而察覺不到一旁的手機傳來輕微的震動。

在文章的最後一頁，她看見用不同於前文的一段文字；讀著這作為結語的黑色文字，閉雙手環抱著筆記本，將它安放於自己胸前，彷彿也抱住了始終平淡卻溫柔的那個人。

「對不起，我自私留戀妳的善良，卻忘了我來自黑暗……我無法給予感情上的承諾，但是我可以保證，在我離開之前，我會確保在這個世界上除了我之外，再沒有人能傷妳一分一毫。」他輕輕撫著她的頭，在熟睡的她額上留下最初也是最後的一吻。

接著永遠離開了她。

*

在書櫃間四處遊走，閑撥了撥長度只到耳下的短髮，伸手用指尖輕撫架上書籍的書背。

自從千野消失已過了半年，她漸漸不再感到那般疼痛，取而代之的是一股令旁人無法輕易接近的距離感；但也多虧如此，她走出了被莫名排擠的陰影，身邊多了些能夠交心的朋友。

關於千野的一切，她沒有向任何人提起；那段他存在的日子猶如夢境，在閑的記憶中千野不曾表露感情，彷彿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勾起他的興趣。

一個不留神，她竟讓書架上一整排的書全數墜落在地，一雙手及時護住她，替她擋下了本該砸在她額上的書。

「沒事吧？」

猛一回頭，她看見的是一個全然陌生的男子，原本掀起漣漪的心重新恢復平靜：「我沒事，謝謝你。」

道過謝，閑淡然的離開；所有與千野有關的情感，隨著她將那兩本筆記本置於抽屜的最底層，一併封存。

只是，有時回憶依舊會盪回她的心波，當她望見床頭那隻翠綠色的簪子。一滴雨落於她的長睫毛，閑抬頭仰望灰濛的天，打起傘將雨水隔在外頭。

「千野君很喜歡雨呢！」

「……因為雨不貪婪，它滿載而來，卻空手而歸。」

「你也是一場雨……」閑將手伸出傘外，豆大雨珠正巧落在她的掌心：「只是……你把一部分的我也帶走了。」

她還記得，簡訊裡來自千野的最後一封簡訊，僅僅只有三個字：

『忘了我』